

■行与思

## 峡峪河的白梅

□少一(土家族)



入冬以后,我一直在等——等峡峪河蜡梅开花的日子。冬天早就到来,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还等什么呢?我忍不住给村支书老盛打电话:“峡峪河的梅花开了吗?”盛支书是个固执的人,说话像打锣:“快了,小寒过后梅花就会开,那时候我自然邀请你,急什么?”

峡峪河的源头在武陵山脉深处,头枕着“湖南屋脊”壶瓶山,河水沿途汇聚,以它神奇的伟力撞开山门,最终汇入长江支流澧水,在河谷两岸孕育出江南最大的野生蜡梅群,这里的蜡梅只开白花,当地人叫白梅。千百年来,它不与百花争艳,不以万绿取宠,静静地藏匿于高山峡谷之间,只待每年霜雪降临,漫山遍野竞相绽放,如皑皑白雪般纯净,香了一条河,白了两岸山,在万物萧瑟的寒冬里点染着高山秀色,真个是“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啊!想不到家乡石门还深藏着这等高洁的花,我的魂早已让它勾去了。

2025年的第一场雪下过之后,天气陡然晴好。老盛向我发出邀请:“上山来吧,梅在等你。”

离开省道,小车拐进一条乡间水泥路开始爬山,车头昂起来,触目是一片明净的湛蓝,仿佛要朝天上去,车到公路尽头,目的地也到了。老盛早早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公路边的三间小平房是他的家。放眼四望,村子里的民居都修成了小洋楼,飞檐翘角,立着罗马柱,显得阔气大方,唯独老盛的房子看上去“鸡立鹤群”,不大协调。小平房旁边是老盛精心培植的梅园,面积不大,约两分地,周边用水泥砖圈起来。园内植梅树数株,花儿开得奔放,正应了“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的诗景。有凋谢的梅枝从砖墙缝隙里钻出来,举一把白花在寒风中乱颤,招惹着前来赏花的我们。我感觉经过梅园陪衬,主人家的小平房倒显出几分别致的气质和高雅来,半点不逊于那些小洋楼。

老盛站在园子里,随手攀过一根梅枝,给我们介绍梅花。峡峪河的白梅花期长,可开到一百二十多天。你瞧,梅枝上一层花正开得灼灼,另一层花蕾早已悄悄爬满枝头,只待先前的花朵凋零,它们就相继盛开。整个冬天,峡峪河的梅花就这样前赴后继花谢花开,一轮撵着一轮常开不败。满是白花的枝条上也不着一星绿色,这里的白梅是花开不见叶,散叶不开花呢。它以自己的孤傲拒绝绿叶的陪衬,也打破了昙花一现的魔咒。而且,所有的花朵都面朝下开。它是不能承接来自天宇的凛冽?还是不愿以那种昂首挺立的桀骜示人?我捧起梅花细细观赏,急于找到答案。喇叭形的朵儿全是倒挂金钟,它分内外三层,最外面是白色的花瓣,状如狗牙,洁白如玉,当地人干脆称它“狗牙梅”,中间是一层嫩红的雄蕊,花的中心则是柱状的雌蕊,颜色浅于花瓣和雄蕊,非黄非红的那种粉白。雌雄同体的白梅喜寒,只在极冷天气里才喷出足够的馨香供人品赏。听着老盛的讲解,我倏然明白,白梅倒立枝头,低调地俯瞰大地,是怀着深深的虔诚与感恩啊。我走近嗅嗅,果然有股异香扑鼻而来,直沁到心里去。那种香气不似桂花的芬芳,也没有兰花的清冽,去掉了茉莉的静雅,也淡化掉玫瑰的浓郁,它以特有的醇厚馥郁一花独放,饱人眼福的同时,也香艳了峡峪河的春天。

从沉醉里抬起头来,园子里那棵开着黄、白两色花朵的梅树牵绊住我的目光。峡峪河不都是白梅吗?老盛告诉我,黄梅是他前年从浙江引进的,嫁接于本地蜡梅树上,便有了这一树两花的奇观。现在,远道而来的黄梅经由老盛的匠心和巧手,已在村子里安家,大有喧宾夺主的势头。看惯了白梅的村民争相把老盛奉为座上宾,请他帮忙嫁接黄梅,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梅花使者”。

老盛这位土家族汉子参加过越战,在老山前线蹲过猫耳洞,退伍回乡后先当了八年民办老师,后被村民推举为村干

部,一干就是二十年,硬是带领村民把一个水、电、路都不通的“三无”村带上了致富路。他十年不拿工资,无私的付出换来了全市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县“十佳”党支部书记的荣誉,然后急流勇退,把担子交给年轻人,自己到城里带孙子陪读去了。站在梅树间的老盛给我们讲述他与梅花的故事,他兴致勃勃,满面春风,手摇树枝,洁白的花瓣落了满身。花照人,人似花。他讲述梅花,又何尝不是在讲述自己?听着看着,我神思飞扬,眼里浮出幻觉:老盛把自己也站成了一棵梅树。

在村子里随便走,暖融融的冬日里,到处都能看到屋门口的水泥地坪上围坐着三三两两的村民。他们或打扑克,或闲聊,旁边是放寒假的孩子们在追追闹闹。听说我们是从城里专门上山赏梅,人们放下手中的牌,热情指点,有人干脆主动带路,领我们参观他家的梅园。他们一点儿也不吝啬,就正如土家族人家来了贵客,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一样。据老盛介绍,早些年,这里的人是不把白梅当回事的,到了冬天就把山上的梅树砍回家当柴火。后来,有商业头脑的村民将梅树挖回来集中栽培,修枝成型,然后一次性卖出去,净赚了十多万元。于是,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梅园,待到冬天花开,纷纷拍照或录视频发到网上,吸引外地客商。山里人没想到,那些生长在悬崖峭壁的野花竟能变成票子。很快,这种破坏性行为被明令禁止,峡峪河的野生白梅群被保护起来。峡峪河人对此理解与支持,梅花让他们的生活里多出了一种人生况味,他们再也不贪图蝇头小利而移植那些野生的白梅,他们深知,要好好保护它们,把那些千百年来土生土长的白梅留在家乡的土地上,染香他们的日子,也吸引四方的游客前来赏花。

在一片不大的梅园里,我看到了几个身穿校服的人坐在地上写写画画。他们是一群山里孩子,放假后趁着梅花盛开坐地写生,神情专注,让人不忍打扰。但我还是忍不住偷偷过去瞄了一眼,只见他们的画板上一棵棵梅树、一朵朵梅花被描绘得栩栩如生。他们的心灵让梅花浸染,清澈的眸子里闪亮着皎洁的花影。我一时恍惚,不知到底是人在画梅,还是梅在画人。

赏花途中,我发现路旁每座坟茔前都栽种着几棵梅树,在峡峪河,这种配坟方式已然成为一种乡俗。我就想,埋葬在峡峪河地底下的先人们真是有福啊,即便去了另一个世界,也有圣洁的花魂相伴。

从大大小小的梅园里转一圈出来,天色已经不早了。游兴未尽,我们不得不告别峡峪河的梅花。下山途中,我感觉被什么东西熏染,脑袋里闷乎乎的,以为晕车。扭头回看,朋友在车里后座上放了几枝开得正好的白梅。我闭上眼睛,在汽车的摇晃里飘飘欲仙,这回是真的醉了。

老盛站在园子里,随手攀过一根梅枝,给我们介绍梅花。峡峪河的白梅花期长,可开到一百二十多天。你瞧,梅枝上一层花正开得灼灼,另一层花蕾早已悄悄爬满枝头,只待先前的花朵凋零,它们就相继盛开。整个冬天,峡峪河的梅花就这样前赴后继花谢花开,一轮撵着一轮常开不败。满是白花的枝条上也不着一星绿色,这里的白梅是花开不见叶,散叶不开花呢。它以自己的孤傲拒绝绿叶的陪衬,也打破了昙花一现的魔咒。而且,所有的花朵都面朝下开。它是不能承接来自天宇的凛冽?还是不愿以那种昂首挺立的桀骜示人?我捧起梅花细细观赏,急于找到答案。喇叭形的朵儿全是倒挂金钟,它分内外三层,最外面是白色的花瓣,状如狗牙,洁白如玉,当地人干脆称它“狗牙梅”,中间是一层嫩红的雄蕊,花的中心则是柱状的雌蕊,颜色浅于花瓣和雄蕊,非黄非红的那种粉白。雌雄同体的白梅喜寒,只在极冷天气里才喷出足够的馨香供人品赏。听着老盛的讲解,我倏然明白,白梅倒立枝头,低调地俯瞰大地,是怀着深深的虔诚与感恩啊。我走近嗅嗅,果然有股异香扑鼻而来,直沁到心里去。那种香气不似桂花的芬芳,也没有兰花的清冽,去掉了茉莉的静雅,也淡化掉玫瑰的浓郁,它以特有的醇厚馥郁一花独放,饱人眼福的同时,也香艳了峡峪河的春天。

老盛这位土家族汉子参加过越战,在老山前线蹲过猫耳洞,退伍回乡后先当了八年民办老师,后被村民推举为村干

■民艺撷英

### 文明交汇催生丰富的民间文化

一直以来,新疆给外界的印象就是沙漠、戈壁、雪山和草地,隋唐以降流传下来的诗歌也多是感叹西域的戈壁与沙漠,这些自然物象自然成为新疆最吸引人们目光的地方。但新疆不仅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多元的民族和丰富的文化。新疆的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早为世人所知,这里早先的居民有塞人、汉人、乌孙、大月氏、丁零、匈奴、羌人等,他们曾活跃于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各个绿洲。新疆还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带,往来东西方的人们经过这里,留下了无数的传奇和故事,这使得新疆成为著名的文明交汇地。

目前,新疆仍然保留着由各族群众自然维系的多元原生态民间文艺活动,构成了中国西部异彩纷呈的民间文艺画卷。丰厚的民间资源正如浩瀚无际的宇宙,常常令人感叹其丰富与宏盛。当我终于回归文化现场,和同事们开始长年行走在天山南北时,那些深藏在广袤民间里即将消失的文化资源常常让我喟叹不已。这些先人传递下来的薪火是断不能灭的,它是温暖和滋养我们精神的灯火。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把这些民间文艺一一记录下来。

由于职业关系,我经常往返于民间大地,与农民、牧民和民间艺人多有交流,深感于民间的卧虎藏龙和别有洞天。在此炫目的民间文化面前,或许我们可以放慢脚步,充分感受“慢”的美学,让身心更加放松,让思想更加开阔,对天山南北的地域传奇和气质多一份了解和认知。

### 高原、绿洲、草原与艺术的风格

以地理单元的概念划分新疆艺术,可以将

## 歌舞弹唱里的丝路文化记忆

□黄适远



哈萨克族阿肯弹唱

巷、茶馆饭店、村镇集市……任意一个小巴郎(孩子)都可以翩翩起舞。木卡姆中的歌、舞、器乐遵循了汉唐时期西域大曲的文化传统,以“散、慢、中、快、散”的结构模式和“深沉、优美、热烈、深沉”的情绪变化模式强烈暗示着这种血脉的继承,直至现在,文化交融的血脉依旧流淌在木卡姆的内蕴里。

“龟兹乐”是古代库车地区的绿洲音乐的代表,它带给了中原地区以辉煌的想象,这是古代西域的光荣,也是绿洲的光荣。还有那些存续在天山南北、昆仑山脚、阿尔泰山腹中的民间手工技艺,记录了农耕、游牧的生活剪影。至今,这些技艺还在薪火相传,保留着古老的记忆,成为我们寻找先民生活的蛛丝马迹。

维吾尔族的木卡姆也是关于绿洲的传奇,它是维吾尔群众生活中的“必需品”和“营养品”,任何一个场景,都可以飘出木卡姆:大街小

■非遗走笔

### 将手绢变蓝

从一扇月亮门走进靛染体验园,我被园内纯粹的蓝色所感染。一匹匹垂挂如瀑的蓝色铜布随风招摇,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板蓝根香气。五个蓝靛桶泛着幽光,店内的铜锁和衣裙均以蓝色为主调。

来自重庆的美女阿森,正在体验园里用心地捆扎着白手绢。她把一尺见方的手绢,用白线扎成圆圈,宛如一轮皓月。这时,阿森的两个同伴跑进来,高兴地展示自己刚完成的靛染作品。一个手绢像蓝色湖水波光粼粼,另一个手绢如一朵盛开的菊花热烈灿烂。

阿森羡慕地说:“太漂亮了!”

体验园老板陆勇妹笑盈盈地走过来:“你不必羡慕她们,等下你染得会更美。”

阿森放下扎好的手绢,拿起一件白裙对陆勇妹说:“我想把这件裙子染成上浅下深,上面水花翻滚,下面蓝得深沉,可以吗?”

陆勇妹说:“完全可以!”

在陆勇妹的指导下,阿森在裙子的领口往下一点的地方,捆扎一个疙瘩。阿森不断地调整疙瘩的形状,直到满意后才拿出白线扎紧。陆勇妹说,这扎染有点像开盲盒,打开之前,谁也说不清楚会染成什么样,每次都是独一无二的花纹。

另一位工作人员把阿森带到染房里的两个染缸前,染缸是发酵好的蓝靛。一缸蓝色深,另一缸蓝色较浅。工作人员先让阿森染手绢,教她用线吊着放进深色染缸里。阿森先把手绢放在清水里充分浸泡几分钟,再放进靛桶里浸泡大约20秒,提出水面停一会儿,再浸泡再提起,如此反复5到6次,实际上,想要蓝色深点就多泡几秒和多泡几次,反之则颜色浅些。阿森用清水洗净之后打开手绢,她惊呼:“太美了,宛如蔚蓝的天空上飘浮着朵朵白云。”

阿森用同样的方法染裙子,裙子上方在浅靛桶里浸泡的时间短,下方在深靛桶里浸泡的时间长。当阿森打开靛染过的裙子时,她的几个同伴围过来赞不绝口:“真美!真好看!”

### 美丽的蜡染

在肇兴的一家染坊里,老板娘陆志英正在忙碌着,她的染坊里挤满了人。从山东远道而来的果果一家三口正埋头作画。果果的妈妈心灵手巧,准备做蜡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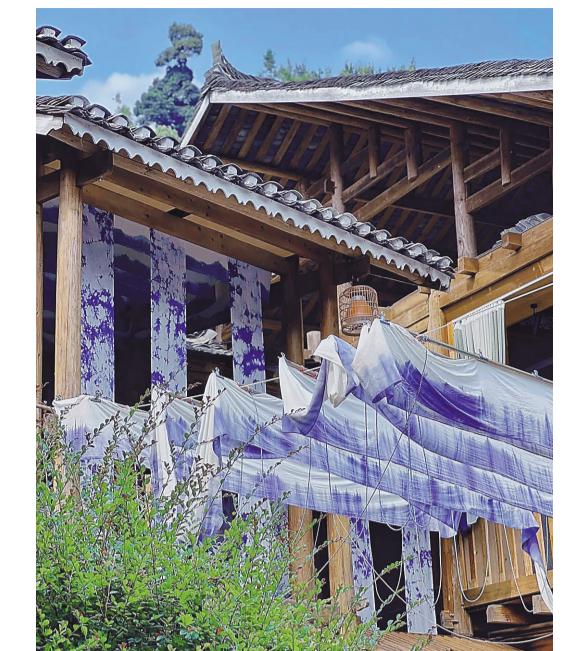
陆志英先用电炉将蜂蜡加热,温度设置在60℃~70℃之间,温度过高蜡液容易飞溅,会影响蜡染效果,温度过低蜡液流动性差,不好绘画。

果果妈将白裙子铺展在台桌上,先用铅笔简单地画草稿,看得出她画的是一只抖展双翅的孔雀。接下来要用蜡刀蘸蜡液作画,陆志英跟果果妈一边示范一边说,斧形刀是用来画线条的,要注意刀的角度和力度。扇形刀用来填充画面,将蜡液均匀地铺在布料上就行。果果妈很聪明,很快就能掌握两把蜡刀的要领,平稳地在布上绘画。

“妈妈,这个蝴蝶怎么夹上去呀?”果果是个三岁多的小女孩,她正在做夹染,手忙脚乱地搬弄蝴蝶模型。陆志英闻声赶过来指导果果,帮她把一排蝴蝶模型在小裙子下方正反两面摆放好,再逐一用夹子夹紧,又在她的小裙子中间夹了一个憨态可掬的大熊。果果妈将图案画好,让陆志英指导她靛染。陆志英再将染好的裙子放入蒸锅中蒸煮,让蜡液熔化脱落。脱蜡的过程需要煮沸十几分钟,以确保蜡液完全去除。脱蜡后的布料需再用清水反复漂洗,才会更加干净,更柔软。果果妈的靛染作品惊艳全场,那抖落双翅的孔雀栩栩如生。陆志英一打听,才知道果果妈是一位中学美术老师,她染出了一件精美的衣裙。

### 守护好民族技艺

陆勇妹用木棍搅动着蓝靛泥,深蓝的汁液泛起孔雀尾羽



的色彩,她想起了爷爷。“我从小是在爷爷的染房里长大的,算是耳濡目染。”陆勇妹对我说,“奶奶和母亲在刺绣和剪纸等方面也很出彩,在我们当地都很有名气”。

从六岁开始,陆勇妹跟爷爷和奶奶学靛染,小小年纪就能挥舞小镰刀采割蓝靛草。她亲手抓一把蓝靛草丢进染缸里,让蓝靛草在染缸里浸泡、发酵,直到缸水变成蓝色散发出靛汁的香味。爷爷用手去捞蓝草,将生石灰粉倒进蓝靛缸,用大水瓢去搅拌缸里的蓝靛汁,陆勇妹也拾起一根小木棍伸进缸去搅拌,一点也不怕小手变脏变蓝。稍稍长大,她又跟着奶奶和母亲学纺纱、刺绣。到中学时,陆勇妹对染、洗、晒、捶等整套靛染工艺流程已烂熟于心。

随着琳琅满目的传统工艺服装占据市场,肇兴的年轻人很少有人愿穿靛染的侗衣。没人愿穿,侗衣的生产量便逐年减少。再加上年轻人经受不住打工潮的诱惑,很多村寨倾巢而去,出现大量的空村。留守老人渐渐老去,掌握传统靛染工艺的人越来越少。当陆勇妹再跟同龄姐妹提起靛染时,她们都不清楚这项传统工艺的具体流程。

2014年,已经成为一名幼师的陆勇妹决定辞职,从爷爷手中接过蜡刀。她召集几个要好的姐妹,开办了“传统工艺农民专业合作社”,随后又注册侗品源有限公司。“80后”的陆勇妹带领姐妹们重拾靛染和刺绣技艺,公司从最初的7人到现在的218人,产业不断壮大。

陆志英小时候却不愿意跟母亲学靛染,因为染布得用双手伸进靛染桶里,去翻、捞、搅,会将双手染蓝,洗也洗不掉。一向爱干净的她,嫌母亲的手太脏太蓝,此后遇靛染桶,她总是躲得远远的。她初中毕业就加入打工的队伍,踏上了南下的班车。她家有四个兄弟姐妹在读书,她想减轻父母身上的重担。

陆志英虽然不喜欢靛染工艺,但她却非常喜欢靛染的裙子,她觉得靛染的裙子有青草的香味弥漫,穿在身上就像《还珠格格》里的香妃娘娘。女儿四岁生日那天,婆婆给小孙女买了一件靛染的小裙子。就是这件靛染的蓝色小裙子,勾起了陆志英关于靛染的记忆。她想起母亲蓝色的双手,那双手上托举起的,不仅是技艺传承,更是对孩子爱的守护。陆志英从此潜心学习靛染,并把自己家的三间木楼开辟成一间染坊。如今,染坊开了五年多,陆志英的技艺从生疏到熟练,不敢说已达到炉火纯青,但也能挥洒自如。

在侗族人的眼里,蓝色是天地间最本真的色彩。2005年,肇兴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一。2018年,央视春晚分会场设在肇兴侗寨,让肇兴旅游迎来了春天,也给靛染工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陆勇妹先后到各个村寨培训,免费传授侗族刺绣、靛染、织锦技艺,20多家靛染体验店迅速崛起。现如今,人们再走在肇兴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阿婆绣香包、绣娘绣花带、阿妹织侗布。家家户户门前都放置一块光洁的大石板,那是捶侗布用的,叮叮当当的捶布声,像鼓点一样催人奋进。

### 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少数民族的传统技艺深刻反映了从古代西域到今日新疆大地上的民族记忆和沉淀,具有独特的人文价值。对这些濒危的传统技艺实施保护,对传承人实行各种方式的帮扶,做好文本、影像记录,对于保护传统手工技艺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疆,文化的多样性组成了丰富的色彩,为人类文明增添了无限的魅力。它的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让我们永远成为这些色彩的享受者和持有者,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些美的色彩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继续相伴相依,成为他们心灵的依靠、精神的财富。作为我们生活的这一方热土,新疆美得深沉;作为我们栖息的这一方沃土,新疆美得热烈。